

华阴出土大批北宋铁钱

张芯侠 荆勤学 郭妙莉

1995年5月下旬,华阴市粮食局在古县城东北角搞基建时,发现一大批北宋铁钱。当华阴市文物局闻讯赶到现场时,遗迹现象已遭破坏,部分铁钱已流失。收集回来的这批铁钱共重约330公斤,铁钱保存情况较好,经过分类拣选,年号为十一个,约有十七个品种,万余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政和通宝”,约占半数以上;其次是“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均数千枚以上,“元丰通宝”、“元符通宝”、“圣宋通宝”、“崇宁重宝”各占数百枚;其他“政和重宝”、“熙宁通宝”、“庆历通宝”数量较少。这批铁币分别为篆、行、楷、隶书体。现将这批钱币按时代早晚分别介绍如下:

“庆历重宝”:楷书,约7枚,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4、穿径0.8、缘宽0.4,厚0.3厘米。重14克。(图1)

“熙宁通宝”:楷书,约10余枚,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个别的背面有俯月文。直径3.4、穿径0.5、缘宽0.5,厚0.3厘米。重15克。(图2)

“元丰通宝”:约百枚,篆体,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4、缘宽0.5、穿径0.6,厚0.2厘米。重17克。(图3)

“元祐通宝”:行书,约数千枚,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2、穿

径0.7、缘宽0.4、厚0.2厘米,重约15克。(图4)

又篆体,数千枚,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5、穿径0.7、缘宽0.4、厚0.2厘米,重约15克。(图5)

“绍圣元宝”:篆体和行体数千枚,旋读,“绍”字挤廓,“圣”、“元”、“宝”离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2、穿径0.7、缘宽0.4、厚0.3厘米,重15克,(图6)。行体旋读,外阔缘,背宽廓素面,直径3.3、穿径0.7、缘宽0.4、厚0.2厘米,重约13克,(图7)

“元符通宝”行体,数百枚,旋读,面文离廓,外阔缘,背素面,直径3.3,穿径0.7,缘宽0.3,厚0.3厘米,重约14克。(图8)。又篆体,数百枚,旋读,面文挤廓,外阔缘,背宽廓素面,直径3.4、穿径0.7、缘宽0.4、厚0.3厘米,重约15克。(图9)

“圣宋元宝”:隶书,数10枚,旋读,“圣”、“元”二字离廓,“宋”、“宝”二字挤廓,少数背面有仰月纹,直径3.2、穿0.8、厚0.2、缘宽0.3厘米,重约12克。(图10)又篆体,百余枚,旋读,“圣”、“宋”、“元”三字挤廓,“宝”字离廓,外阔缘,背宽廓素面,直径3.4、穿径0.7、缘宽0.4、厚0.25厘米,重约13克。(图11)

“崇宁通宝”:数千枚。为宋徽宗御书瘦金体,书法流畅,字体秀美。旋读,“崇”、



1



7



13



2



8



14



3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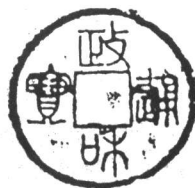
15



4



10



16



5



11



17



6



12

华阴出土北宋
铁钱拓片

“宁”、“通”三字挤廓，“宝”字离廓，外窄缘，背素面，直径 3.2、穿径 0.8、缘宽 0.12、厚 0.3 厘米，重约 13 克。（图 12）

“崇宁重宝”：隶书，数百枚，直读，面文挤廓，背素面，直径 3.2、缘宽 0.3、厚 0.2 厘米，重约 15 克。（图 13）

“大观通宝”：数千余枚，为宋徽宗御书瘦金体，书法流畅，字体秀美。直读，面文离廓，外窄缘，背素面，直径 3.2、穿 0.7、缘宽 0.2、厚 0.3 厘米，重约 15 克。（图 14）

“政和通宝”：约 4 千余枚，可分隶、篆两种，各占约一半。隶书直读，“政”、“和”、“宝”三字离廓，“通”字挤廓，字体秀美，外窄缘，背素面。直径 3.1、穿 0.9、缘宽 0.11、厚 0.2 厘米，重约 15 克。（图 15）篆体直读，面文挤郭，外窄缘，背素

面，直径 3.1、穿 0.9、缘宽 0.2、厚 0.2 厘米，重约 13 克。（图 16）

“政和重宝”：约 30 余枚，楷书，直读，面文离廓，背素面，直径 3.1、穿 0.8、缘宽 0.2、厚 0.25 厘米，重约 14 克。（图 17）

这批铁钱出土于华阴县城东北角城隍庙旧址。出土时，未发现任何盛钱币的器物，加之现场遭到破坏，埋藏形式和其他情况不明。大量铁钱埋藏于此，估计应该是窖藏。从铸造年代看，最早的是“庆历重宝”，最晚的是“政和重宝”，前后时间 70 余年，“政和重宝”以后的其他铁币均无发现。所以这批铁钱的埋藏时间应该在政和年间。是什么原因，尚未查清。

这批铁钱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又较完好，大部分可与铜钱比美，多数清晰可认，实属少见。

（上接 65 页）

他们一意孤行，如姜遵、韩缜者流，是没有任何办法加以制约的，即便有其下属如那位县尉抗命力争，叩头流血，也于事无补。而这种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要比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和风化剥蚀更为可怕。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倍地感谢那些从北宋之初起便主动搜集和保护古代碑刻的前贤们，被他们移人文庙的众多唐碑，幸运地躲过了这两次劫难，至今仍是西安碑林的精华。

注 释：

①《二十五史补编·北宋经抚年表》。

②《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

③同注释①。

④宋·王昶《道山清话》，见《四库全书·子部十二·小说家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四库全书提要云：撰此书者乃昶之祖，非昶也）。

⑤同注释④。

⑥韩缜任陕西转运使的时间，可据其传记中的记载加以推断。其传云：“夏諲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册封。朝廷方责夏人不修职贡，欲择人诘其使。缜适陛辞，神宗命之往。缜至驿问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陕西。”西夏赵諲祚死、赵秉常嗣位，是在治平四年，恰在此年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此可知，韩缜出任陕西转运使当在熙宁之初。

⑦《二十五史补编·北宋经抚年表》。

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年版。

⑨杜文《灞桥出土唐代残碑略考》，此稿未刊，将发表于《碑林》集刊第 5 期。